



假期整理书房时,我从旧书桌上翻出几本泛黄的字帖,它们的封面都已褪色,边角还卷翘起了毛边。看着眼前的旧字帖,我脑海中又浮现那段提笔练字的时光。

读小学三年级时,我的字写得十分潦草,作业本上的字迹总是歪歪扭扭,如同被风吹乱的野草。一次,我的语文作业又被老师用红笔写下“字迹潦草,重写”的批语。父亲看到后没发脾气,只是从书柜里

冬日穿衣记

□王锦润

去年来学校报到是在九月,那时暑气还没褪尽,阳光依旧烈得晃眼。猜想南方的冬天该是温和的,说不定能让我躲过北方那种刺骨的干冷,怎料十二月的一日清晨,我便被突如其来的寒意唤醒了,那感觉如同一股湿冷缠缠绵绵往骨头缝里钻。被子也像吸了一夜潮气,压在身上又沉又闷,好似一团浸过水的棉絮。虽然不暖和,当天起床,我还是下好大一番决心,才把自己硬生生从被窝“扯”出来。

心想应该是降温了,上午出门时,我先穿上一件加绒卫衣,又在外头套了一件羽绒服。没想到走在校园里,风依旧夹着湿气不停顺着衣领、袖口往里钻,冷得人直缩脖子。可到了中午,天气又变了样,太阳高挂,我热得穿不住羽绒服,回到宿舍,脱下卫衣才发现,后背早已被捂出一层薄汗。此时窗外的阳光刺眼,室内竟比外面冷,瓷砖地仿佛还泛着潮气,打开手机的天气软件一看,果然气温上升了好几度。

发现在泉州过冬,衣服总得随时换,

翻出一本字帖,对我说:“既然字写不好,就从基本功开始练吧。”我噙着嘴接过字帖,心里满是抵触,毕竟坐下来描红练字,就没时间和伙伴们玩耍了。

起初练习的过程十分乏味,经常令我叫苦不迭。父亲还要求我每天练两页描红,横要写得如水平线般平稳,竖要写得像挺拔的青松。可我手里的笔压根不听使唤,写的字要么看起来虚浮无力,要么显得力道不足。每次练完字,我的胳膊还酸得抬不起来,袖口也染着脏兮兮的墨渍,整个人显得很狼狈。有次,我偷偷把字帖塞进衣柜深处,想着没有字帖就不用练字了。谁知很快被父亲抓个

我赶紧把衣柜彻底整理了一遍,厚外套、薄毛衣、长袖T恤和打底衫,全挪到了容易拿到的层架上。之后早上出门前,我就站在窗边看看天上的云,若是云薄,大概率会升温,外套可以穿薄的。如果云层厚得遮住日头,便得多备一件厚马甲。即便这样,我还是经常穿“错”衣服,有时早上觉得穿得刚好,中午反倒热得满头汗,只好把外套系在腰间。下午出门时穿少了,也不觉得冷。但是日落后,风一吹就让人冻得直发抖,只想赶紧找件厚外套穿上。

好在一段时间过去,我逐渐适应了泉州冬天的“变温”节奏。如今出门前,我不盯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了,反倒更相信自己的感觉,比如出门前打开窗,先伸手感受屋外的温度,皮肤便会“告诉”我今天是真冷还是“假冷”,是会升温还是要降温。

之后仔细观察本地同学的穿衣方式,我发现他们看似随意的穿着搭配,实则

旧字帖

□陈 至

正着,他没批评我,只是把字帖重新放在书桌上,然后拿起笔,一边为我示范,一边说:“写好字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,你得学会沉下心来慢慢琢磨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桌上写满字的纸张堆了厚厚一摞,我拿笔的手也越来越稳了。不知不觉间,我写的横竖笔画都有了“筋骨”,撇捺也不再呆板,课堂上,我写的字还频繁被老师当作范本展示。而我发现在日复一日的练字过程中,自己的性格逐渐变得沉稳,也一改往日急于求成的学习态度。有时碰到难题还懂得将它拆成一个小步骤,再耐心逐个攻克,就像手里握着笔,一笔一画临摹字帖上的字体那样。

上初中后,课业不断增多,练字的时间随之缩减,最后我只得把那些字帖收进书柜,想着等有空了再拿出

来临摹练习。谁知这一等就是好几年,家里的书柜换新,旧字帖被挪进了旧书桌的抽屉里,我也将练字之事抛之脑后。

如今翻开其中一本旧字帖,描红页上稚嫩的字迹仍清晰可见,旁边还有父亲当年用红笔批改的痕迹。我找出许久未用的钢笔,注入墨汁,再次临摹字帖上的字体。笔墨落下,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,恍惚间就像又回到年少时的午后,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字帖上,我坐在书桌前练字,身旁是耐心陪伴的父亲。

假期结束,我挑了几本旧字帖塞进行李箱,想着将它们带回学校,偶尔没课的时候可以翻出来临摹。不用像小时候那样每天定量完成,更多的是享受练字的乐趣,也在忙碌的学业中,为自己浮躁的心寻得一个可以“歇脚”的地方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)

现在,我早已不再纠结今天穿什么衣服才对,而是随时做好增减衣服的准备,比如随身携带的背包常装着一件薄外套,冷了就穿上,热了再脱掉。不知不觉间,我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冬日穿衣方式,出门在外也不会手忙脚乱了。如此看来,泉州的冬日好像一堂生动的实践课,让我明白了生活有时如同多变的天气,气温会高低起伏不定,但只要学会灵活应变,总能过得从容自在。

(作者系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2025级学生)



与西瓜“过招”

□林子恒

每到夏日,空气都闷得像密不透风的蒸笼。即使家里的风扇和空调都使出浑身解数,也赶不走“炎热”这个小调皮。这时,一位“消暑强将”——西瓜就得闪亮登场了。

不过,并非每个西瓜都能带来甜美的体验。它们中有的“脸皮”太厚,有的果肉压根没熟透,还有的熟过头,滋味变得寡淡无味。因此,想要挑中一个称心的好瓜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自创了一套“挑瓜秘籍”,借由视觉、嗅觉和触觉,渐渐练就了挑好瓜的“功夫”。

去年六月的一天,太阳把大地晒得滚烫,母亲让我去水果店挑两个西瓜,还要求果肉一定要甜。我顿时觉得压力倍增,心想这可真是“甜蜜的考验”。走进水果店,我立马开始施展“挑瓜大法”。“第一招”是观形辨色,因为好的西瓜纹路清晰,瓜藤是碧绿卷曲的。一个西瓜的藤干枯发黄,则说明它已经存放许久了。“第二招”是听声响,我用手掌轻拍西瓜皮,只要听见“嗒嗒”的脆响,便知道这瓜还没熟透。如果响起的是“咚咚”的声音,就是熟度正好,一旦传来的是闷闷的“噗噗”声,我定会舍弃,因为这瓜肯定熟过头,早已变成

“稀瓜”。挑选西瓜的“第三招”是摸瓜皮,瓜皮摸起来略带粗糙感,也是西瓜成熟的“标志”。“第四招”是闻香气,只要闻到若隐若现的清淡果香,定是一个好瓜。“第五招”是掂分量,两个同样大小的西瓜,手感沉甸甸的那个,通常汁水丰沛,分量较轻的则可能果肉“含水量”不足。

几轮筛选后,我终于抱着两个西瓜回家。洗净瓜皮,拿刀切开,咔嚓一声响起,瓜香四溢,定睛一瞧,果然是汁水多的好瓜。一眨眼的工夫,大半个西瓜就被全家人分食殆尽,妈妈一边吃,还一边夸说:“这瓜真甜!”听了这话,我骄傲地仰起头,想到自己苦练的“挑瓜大法”可以派上用场,心里更是美滋滋的。

(作者系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(CCP 图)

赶海的乐趣

□郑昊铭

周末,爸爸妈妈驾车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海边游玩。在那里,我也体验了一回赶海的快乐。

冬日午后的阳光洒在身上暖乎乎,海风拂面也不觉得冷。此时站在沙滩上,放眼望去,海天一色,犹如一幅巨大的蓝色画卷铺展在眼前。海浪拍打着沙滩,发出悦耳的“哗哗”声,仿佛大海在为我们演奏一首欢快的乐曲。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脱下鞋子,光着脚踩在柔软的沙滩上,一会儿拿着小铲子挖沙坑,一会儿用双手堆沙堡,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

不知不觉间,海水缓缓退去,湿漉漉的沙滩上出现了一个个小洞。我好奇地低头观察,突然,耳边传来一阵窸窣窣窣的声响,凑近往一个洞里瞧,发现里面竟藏着一只小螃蟹。我立马拿着小铲子开始挖沙,生怕小螃蟹逃走。可惜还是晚了一步,小螃蟹很快顺着挖出来的沙子溜出洞。以为它要爬向大海,我正准备起身去追,谁知小螃蟹

又迅速钻进另一个洞里,一下便不见了踪影。

我有些失望,刚想寻找下一个目标,就看见不远处两只小螃蟹悠悠哉哉地趴在沙滩上晒太阳。我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,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,小螃蟹们听见动静,急忙朝附近的一个洞口爬去。这次没让它们逃脱,我靠近后猛地一伸手,当下就逮住其中一只小螃蟹,怕它逃走,我又把它扔进了随身带的小桶里。弟弟也跟过来,只见他蹲下身,用手不停地挖沙,果然很快找到另一只小螃蟹。之后我们又分头翻找礁石下的小海螺,不一会儿,桶里多了好几只带着花纹的小家伙。

夕阳西下,我们提着半桶的收获往回走,听爸爸妈妈问:“下次还来吗?”弟弟大声回答:“要来!”我也在一旁跟着点头,心里更期待着下一趟赶海之旅能快速开启。

(作者系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)

美味的“霜打蛎”

□谢子萱

冬日拂晓时分,带着凉意的海风吹过老家门前的石板路,很快凝成一层亮晶晶的薄霜,阿公总说:“霜越重,海蛎越‘韧’。”因此每到“下霜”的清晨,家里都会传来木门打开的声音,随着一股混合着铁锈与海腥的冷风钻进屋,不用猜,一定是阿公出门去挖海蛎了。

待日头升起,阿公才会回来。顾不上休息,他便蹲在天井里,手拿一把小弯刀,熟练地撬开灰扑扑的海蛎壳,然后用手指头一抠,一颗颗肥嘟嘟的海蛎便落入碗中,这也是阿公口中滋味最好的“霜打蛎”。长大后,我才明白阿公说的“韧”字,不仅是形容海蛎的好口感,还指“讨海人”顶风破霜劳作的筋骨。因为有这样的韧劲,像阿公一样的“讨海人”才能从大海中找到一茬又一茬的鲜货,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这个季节,阿嬷最常做的一道菜是海蛎煎。她总是先把阿公开好的“霜打蛎”洗净,接着将它们放进地瓜粉糊里轻轻搅拌,再撒入一大把翠绿的蒜苗搭配。待铁锅里的猪油烧热,就可以舀一勺混合了海蛎和蒜苗的地瓜粉糊入锅,“刺啦”一声,香气随即飘散开。等锅里的粉糊凝结,里头的海蛎鼓起身子,阿嬷握着

锅柄的手便会快速一抖,锅里的食材瞬时翻个面,腾起的香气也变得愈加浓郁。

一盘海蛎煎端上桌,阿公赶紧夹一筷子放进我碗里,提醒说:“趁热才好吃。”那一口海蛎煎的口感外酥里嫩,浆汁在嘴里“爆”开,咀嚼中还能尝到海蛎独有的鲜甜味道。见我吃得满足,阿嬷还会笑着问:“‘霜打蛎’,是不是特别甜?”看着我一边吃,一边点头如捣蒜,阿公黝黑的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又是一年寒冬腊月,不知最近老家有没有“下霜”?阿公还会不会顶着冷风去挖海蛎?阿嬷的灶台上有没有飘着海蛎煎的香气?想着想着,我又想念起了那口“霜打蛎”的滋味。

(作者系泉州台商投资区龙腾中学初二学生)



(CCP 图)

为风按下快门

□周雨辰

这天,我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摄影作业,决定到近郊的山上取景。可走进山里,我却迟迟没有按下快门,因为镜头里金黄色的银杏、深绿的相思树,缀着红果的乌桕,看起来美得像一幅油画,却与这次摄影主题的“风”不相符。

“想拍什么?”陪我一起上山拍照的爷爷走过来,他手里还拿着一台老旧的胶片相机。“风,可它看不见,怎么拍呢?”见我眉头紧锁,爷爷提议说:“那我们就去追它。”我听后很不解,心想风要怎么追?可爷爷没多解释,而是拎着相机,慢悠悠地往山上走,我只得赶紧跟上他的脚步。

“瞧,风来了。”爷爷忽然停下脚步,抬手指向一侧,顺着他指的方向,我看向不远处的一棵银杏树,它的枝叶正轻轻颤动,好似被冷风吹得直打哆嗦。紧接着,几片银杏叶脱离了枝条,它们在空中转了几个圈,接着又忽高忽低地飞舞,迟迟不肯落地。我赶紧举起相机,用镜头跟随飘飞的银杏叶移动,直到一片叶子即将触地,才快速按下快门。见我终于拍到想要的照片,爷爷笑着说:“你看,这不就

拍到风了。”

继续拾级而上,我发现了风的另一种“样子”。站在山顶的观景台上远眺,我发现云彩仿佛被一股力量拉扯、拖动,它们的形状变成了丝状,移动的速度也很快。我再次举起相机对着天空按下快门,谁知突然有强风卷来几片落叶“闯入”镜头,意外为这张照片又添了一抹风的“身影”。

下山时,爷爷递来一片树叶,见我不解,他指了指上面的叶脉,解释说:“常年被风吹的树木,叶子的脉络会变得更深些,这也是风留下的‘痕迹’。”我恍然大悟,原来风的“模样”不仅有动态,还有静态的印记。于是我把那片树叶移到镜头前,然后按下快门,为它留下一张特写。

原以为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,没法将它定格下来。没想到这次跟随爷爷的脚步,我不仅顺利完成了摄影作业,还学会了如何用镜头“捕捉”风,真是受益匪浅。

(作者系南安市实验中学初一年学生)



不要做空心的人,总是等着别人来填满,你要自己把自己填满,要么用喜欢的东西,要么用热爱的事。



踏入园内,我便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。湖心的小岛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让人不禁想起苏轼笔下的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,此刻的西湖的确像一位身着素衣的江南美人。忽然,天空飘起小雨,雨点轻轻落入湖面,随即泛起圈圈涟漪,活泼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,仿佛在欢快地迎接这场甘霖。泛舟湖上,感觉就像置身仙境,如梦似幻。过了一会儿,雨渐渐停了,太阳拨开层层乌云,金色的光芒倾洒下来,一时间湖面变得波光粼粼,美得令人心醉,难怪有人发出感叹:“天下湖泊万千,都不及西湖这般动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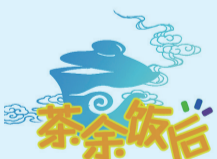
我坐在船上,忍不住伸手拨弄湖水,时而有调皮的小鱼游过来轻蹭我的手掌,十分有趣。听导游介绍,每到夏季,西湖中就有朵朵荷花盛开,它们的花瓣五颜六色,有黄的、粉的,也有紫色的。风吹过时荷花与荷叶摇曳的样子,仿佛一群舞者翩翩起舞,场面十分壮观。

——《游西湖》(叶姝辰,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五年级)

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警察,他总说自己是“家里的顶梁柱”。我却常抱怨这根“柱子”,因为他总是忙着工作,没空参加我的家长会,家庭聚餐也不见他的身影,连妹妹的生日蛋糕都等不到他一起吹蜡烛。直到那天,我上体育课时摔破了膝盖,泥沙顿时渗进伤口,疼得我眼泪直流。接到老师的电话后,爸爸立刻从跨区执勤点赶来,带我去医院包扎了伤口,又将我送到家门口,他才匆匆留下一句“伤口别碰水,记得按时换药”,随后转身离去,奔赴自己的岗位。后来听妈妈说,我才知道那天爸爸刚处理完警情,听说我受伤了,他连警服都来不及换下,就马不停蹄地赶来学校。

如今,爸爸正在遥远的北疆参加援疆工作。他不时会抽空打来电话,提醒妈妈出门前要记得检查家里的电源开关,还交代我要照顾好妹妹。我每天都关注天气预报,不仅是想了解爸爸工作地的天气,心里更盼着快点春暖花开,爸爸能回来给我和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——《我的爸爸》(黄林轩,南安市第一小学五年级)



多余一喊

小新去学校食堂买饭,点了一份土豆炖鸡块,阿嬷舀了一勺,满满全是鸡肉。小新见了欣喜不已,大喊一声:“阿嬷,手不要抖!”话音刚落,就见阿嬷手腕一抖,勺子里的鸡肉顿时只剩两块,阿嬷佯装抱怨地对小新说:“你看你,吓我一跳。”

打 岔

孙子换上新衣,在奶奶面前显摆了一圈,问:“有范儿吗?”奶奶点点头,回答道:“有,刚煮了一锅,你自己去盛来吃。”

不见服务员

顾客:“请问你的店里招聘服务员?”老板:“我们这里不缺服务员啊。”

顾客:“是吗?可我坐这里半天了,没看见一个服务员来服务啊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